



虚荣女子 著

有那么一些时候，我以为伸出手就能触摸到你。



红颜知己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The title '红颜知己' is centered within a dark, cloud-like shape. This shape is surrounded by several small hearts and dots connected by thin, curved lines, creating a decorative, whimsical effect.

红颜知己

虚荣女子◎著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颜知己 / 虚荣女子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9.8

ISBN 978-7-104-03074-4

I. 红… II. 虚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2664 号

红颜知己

策 划: 宋宝强

责任编辑: 王媛媛

特邀编辑: 吕晶晶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—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58930242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0mm × 900mm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81 千

版 次: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074-4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楔子

火车站的候车大厅，人潮拥挤，声音嘈杂，颜若熙握着电话，眼泪婆娑，却道不出只字片语。

“若熙，你在哪里？”电话另一端的关心，是那么的温暖。只是，这唯一仅存的温暖，她也不能再享有了。

颜若熙抬起头，茫然地看着四周陌生的人们，握着电话的手一直在抖，身子也一直在抖，她好害怕，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。

“若熙，告诉我你在哪里？我马上过去……”

她咬紧了双唇，唇边已经渗出淡淡的血丝。此时，脸侧还能感觉到些许疼痛，不过没关系，她爱他，所有的痛都可以忘记。

“若熙……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还有我，不要哭，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……”

电话那头一连串的话语她都没有听清楚，她的脑里，全部都是他的样子，这短短的八个月，他的温柔他的体贴，他的呵护他的关怀，他对她的好细微如丝，他疼她惜她，她知道自己爱他，在临别的此刻，她才发

她的世界里全部都是他。

“等我，等我回来。”她握着电话，似乎用尽了全身的气力才说出这几个字。

“好，我等你。”电话那头，樊谦澄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，一句坚定的话语在此刻给予了她无限的勇气，或许前面的路很难走，不过她再也不怕。

挂上电话，手还在颤抖，她擦擦眼泪，掏出钱夹付了电话费，钱夹上还有他的照片，照片上的他搂着她的肩，笑得很温暖。她用手指轻轻抚了一下他的笑脸，然后小心地合上钱夹。

那个时候，为了爱情，她什么都不怕。

那个时候，她以为她的爱情可以很简单。

走在繁杂的火车站里，她手上紧紧握着那张回程的火车票，车站的人很多，各式各样，人们或是在候车或是在休息，听着车站的广播播着车次的时刻，她加快脚步走入站台，慢慢消失在人潮之中……



第一章

颜若熙站在酒店大堂门口，一身剪裁合适改良过的大红色中式旗袍，旗袍两侧的叉口开得很高，微凉的风从两侧大腿习习拂过，凉飕飕的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，所以她总时不时地扯扯下摆，站得别别扭扭。

花园酒店是F市里数得上名的酒店，不论环境服务还是菜品质量都属顶级，来此的贵宾也是非富则贵，个个都小有来头，因此在这里做服务的工作，往往不是只有漂亮就可以，更多的，是需要智慧。

今天是颜若熙在花园酒店工作的最后一天，数数日子，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，无惊无险，算是顺顺利利，这几年接触的工作多了，接触的人也多了，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接待，也算是增识不少，她这人不算笨，就是欠缺点圆滑，接待的工作不难，可天天周而复始的微笑鞠躬，这人就似戴了一个面具。陆裴说得没错，她的文凭也下来了，该正正经经找份像样一点的工作，至少也要找一间有砖有瓦有电脑有冷气的办公室里坐着才行，不能总是这个样子。想着明天就不用再穿这身看似保守实质很带

挑逗味道的衣服她就暗暗拍掌叫好，怎么看也觉得这衣服不太适合，穿了一年，终能脱掉，也算是一种解脱。

下班前的十分钟，酒店门前突然来了辆黑色的大奔，在这里工作这么长时间的她对各式各样的好车已经是审美疲劳，她见怪不怪，习惯性地站直身子，向着车子行注目礼，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。

下一秒，当她看见车门被打开，从车子里走出来的一男一女时，她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

男人穿着一身暗黑色的西服，没打领带，懒散随意中带些不羁的坏。女人很柔美，一件浅蓝色连身裙落落大方，脸上化着精致的妆，唇边带笑，柔媚诱人。

颜若熙的身子站得很直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僵得很直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以为自己眼花。

可是那张脸，男人那张俊朗得耀眼的脸，她怎么可能忘记？曾经的曾经，她无数次幻想着，如果再见，会是怎么样？他会记得她吗？她会忍不住哭泣吗？他会有什么反应？是如从前那样温柔问候还是形同陌路？

大脑霎时间一片空白，颜若熙僵着身子，眼睛呆滞，她只知道自己还活着，还会呼吸，她想笑，可嘴角却僵得扯不开，她想逃，可心底深处又渴望再见他一面。渴望，真的是渴望，她已经渴望了四年。

大堂前，男人很有风度地站在车边等着女人，女人冲他微笑，礼貌地将手轻挎在男人的胳膊上，两人齐齐向着大堂门走近，那般默契，连走路脚步都配合得刚好。

颜若熙努力地让自己的心脏跳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

四年，原来已经这么久。

四年，他身边已经有了别人。

男人和女人缓缓向大堂的大门走过来，颜若熙的眼睛很想移开的，可怎么也做不到，那些往日零碎的片段瞬时涌入她的脑海，开心的，大部



分都是开心的，点点滴滴，碎碎落落，全部都是关于眼前这个男人，这个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，她恋恋不舍的男人。

他的脸还是如从前一样好看，轮廓清晰分明，鼻子挺而直，下巴似乎尖了点，比以前瘦削些，只是那双眼睛，不再如从前那般温睦，冷冷淡淡，比从前沉稳了，也比从前多了几分漠然。

很显然，他已经看到了颜若熙，只是那双黑眸冷静地泛着寒光，没有一丝丝温度。

是冷是寒是陌生是惊讶是怨恨是讽刺是轻视，她看着，心在隐隐作痛。

颜若熙抿住唇，她读懂了男人眼中那份怨，微微垂下眼睫，一丝黯然掠过心头，才回过神，已经不可挽回，再执著，又有何用？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回头，她还能奢求些什么？

想着，颜若熙的唇边慢慢漾起了笑容，向着他们微微鞠躬：“欢迎光临花园酒店。”

她的声音很清脆，惯常的用语，一年来的工作成就的条件反射，机械得讽刺。

鞠躬的一刹那，颜若熙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眼眶有点热。

她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将他收在心底最深处，夜半无人的时候默默想念，可这刻，再一次相遇的这刻她才知道，原来这么多年，她念他如昔，她放不开，正如她坚决再回到这座城市一样，这些年，她始终不曾忘怀，不曾改变。她只是想离他近一点，站立在有他的城市，走着他也也许曾经走过的街道。

男人的目光在她鞠躬后收回，嘴角带着一抹讥笑，没人知道，他的眉头其实皱了那么一小下，只是一小下，无声无息。

听着脚步声远去，颜若熙才站直身子，大堂里已经找不到他们的影子，这最后的十分钟，就像做了个很长的梦，她吸吸鼻子，老天就是这么

爱和她开玩笑，她回到F市已经一年多，在花园酒店工作也整整一年，偏偏要在这最后的十分钟里让她碰到这辈子最想念最想见的人，人生就是这样荒谬。

麻利地换上自己的衣服，颜若熙去人事部作了最后的交接。陆裴还在家等她吃饭，她想尽快回去。

走出花园酒店时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华灯初上，路上过往车辆不断，颜若熙一个人沿着马路走着，这几年不停地工作工作，以前总想着还债，决定辞职的时候，还是第一次真正地考虑自己以后的出路。只是，脑里不断浮现出樊谦澄刚才那双黑眸，那么冷，冷得让她寒心。

又或者，他早就把她忘记，刚才只是她的错觉。

她和陆裴的家住在花园酒店的后街，是在老居民楼里，租金相对便宜点，两房一厅，她和陆裴一人住一间房，租金两人平分，从花园酒店步行过去要二十分钟，陆裴是花园酒店的糕点师，她也是在陆裴的推荐下进了花园酒店做礼仪的，这么一做就是一年，想想一年前，她到处打零工的样子，和现在比真是狼狈，好在，欠下的钱都还清了。她和陆裴也相安无事地在F市生活了一年多，陆裴这几年一直很照顾她，把她当做自己亲妹妹一样。她是个不幸的孩子，幸好碰上了陆裴，她已经说不清自己欠了他多少情了，如果他开口要她还，她一定会义无反顾，因为这个世界上，再也没有人会像陆裴这样待她如亲人一般疼爱，一年以前的她执意要回F市的时候，陆裴只说了一句：“好，我陪你。”这么简单的，他就陪着她离开了家乡。绕过街角，颜若熙向着老楼的单元门走过去，她知道陆裴一定又做了很多好吃的菜等着她回去，回F市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颜若熙一直也没找到答案。

是想念？还是无法割舍？她也分不清楚，仿佛只为昨日那份刻骨铭心，她撒不下。就如她在四年前离开这里一样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好好的理由让自己死心的，然而几年眨眨眼就过去，她终究无法释怀。

其实，没有人比她更明白，她不能再去爱他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颜若熙每天都早早起床，像大多数的求职者一样，她也做了好几份简历放在包中以备不时之需，其实她的要求不高，只是求职的日子比颜若熙想象中的难熬，那些公司一看到她的夜大文凭都不由自主地摇头摆手，在F市几个招聘中心转了两个星期，颜若熙还是一无所获，于是只好将重点转到网络上，又是发简历又是发求职信，而结果是，发出去近百封求职信和简历都石沉大海。

这样磨磨蹭蹭过了一个月，依然毫无进展，在颜若熙几近放弃之时，她接到一个电话：“你好，我是华坤实业的人事主任，请问是颜若熙小姐吗？”

颜若熙接到电话的时候差点没站直敬礼，心里扑通扑通的：“是，我是颜若熙。”

“颜小姐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公司有一个接待工作的职位空缺，现在是通知你过来面试的，下星期三下午两点，有没有问题？”

颜若熙握着电话，说多兴奋有多兴奋，大脑一阵泛热，匆匆记下电话那头说的地址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，什么叫柳暗花明，什么叫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

面试的前一天晚上，她翻出所有能穿去面试的衣服比来试去，还特意做了个面膜，现在对她来说，不管这工作是什么接待都好，只要有工作就好，她也不挑了。

面试那天，她比约好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，按地址找到华坤实业的时候，她就那样傻傻地站在白色的大楼前，看着华坤两个大字凉凉地立在楼前时，她脚软，抬头仰望，这楼还真不是一般的高。

倒吸一口气，这就是真正的写字楼，她期待了很久那个所谓有瓦有砖的地方。

临进门前，她小心地理了理衣服上的褶皱，在被数不清的小公司拒绝之后，她的信心已经被摧残得没剩多少，突然间又被通知来到一间这么大的公司，实在是有点胆怯，她那样的文凭，她那样的工作经验，和这样的大公司根本不成正比。

然而，面试出乎意料地顺利，人事主任几乎是一看见她本人就拍板，草草地问了些例行的问题就直接让她下星期来上班，倒是她战战兢兢地问，接待工作中会不会有什么外语之类的要求，她没那些四级或者雅思之类的证书，结果人事主任随手翻出一份英文报纸给她叫她念念看，她皱着眉头念了一段，人事主任听后扬起眉：“念得比我都好，你还担心什么？”

就这样，颜若熙算是顺利通过面试，她的工作在华坤实业一层大厅的前台，前台总共有两名接待，她就是其中一名。

前台接待的工作和她之前设想的工作有些出入，不过也罢，能进这样的大公司上班算不错了，而且薪水也不错，就是性质有点像花瓶。

花瓶就花瓶吧，花瓶也有花瓶存在的意义。

初来乍到，颜若熙对很多工作都不熟悉，好在和她一同在前台的小美女林逸逸是个小热心肠，没几天时间就将工作交代得七七八八，颜若熙很细心地记下林逸逸交代的所有重点工作，前台的工作没什么特别的，她以前在酒店大堂工作过，所以待人方面的事一点也难不到她，再加上这里就她们两个女孩子和几个保安保洁人员，工作环境又很舒适，基本上没什么压力可言。

安逸地在华坤待了半个月，林逸逸忽然提起了一个人。

“奇怪，怎么这次出差这么久呢？”没人进出的时候，林逸逸也就这样偷懒地猫在前台瞎抱怨。

“什么出差这么久？你说你男朋友啊？”颜若熙顺口问道。



“我说咱们老板，都半个月没见他了，唉……”林逸逸说着，两只大眼睛无精打采地眨了眨，一脸倦样。

“看你，都快得相思病了，谁那么大魅力？”颜若熙看她夸张的样子不禁轻笑出声。

“呀……真的这么灵？”林逸逸惊呼了一声，两只眼睛一下子闪着灵光，和刚才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简直是两个人。

“怎么了？”颜若熙说着，抬脸看向大门。

大门的那边，一个西装笔挺，风度非凡的男人正向她们这边走来，在他身旁还跟着一个精干的女人，女人拎着手提包，一边走一边记着东西。

“东宏那边你帮我发份新的资料过去，下星期过来的会议暂时定在周三，有变动再改。”男人一边说着，女人紧跟着就往小本子上记下，动作迅速麻利。

看着这张熟悉的面孔，颜若熙僵着身子，大脑霎时间一片空白。

这么巧？怎么会这么巧？她惊得不敢用力呼吸。

“若熙，快站起来啊，愣着干吗？”林逸逸扯扯在旁边已经呆掉的颜若熙，轻声说。

颜若熙机械地站了起来，眼睛一转不转地看着向她们走近的男人。

世界，就是这么小。

而他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。

沉着稳健，英俊冷漠，这就是现在的他，现在的樊谦澄。

颜若熙的唇抿得很紧，额前已经渗出薄汗。

她究竟在紧张什么？她也不知道。

直到，樊谦澄的脸放大一样出现在她面前，眨了眨眼，才回过神。

樊谦澄在看她，一言不发，一双黑眸里映出她的影子。

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颜若熙以为时间就这样停住了。

“新来的？”樊谦澄的声音冷得没有温度。

“是的。”颜若熙僵硬地回答道。

原来在他的眼中，她已经成了一个陌生人，他那双黑眸，如一把利剑，硬生生地在她和他之间划下一条深深的界限。

樊谦澄的唇撇了撇，面无表情，冷漠地移开视线，没有再多看半眼，向大厅的电梯口走去。

看着他侧身走开，颜若熙的心咯噔了一下……那些曾经的风花雪月，那些牵手约会的日子，那个温柔体贴的好男友樊谦澄，那个抱着她说要一辈子在一起的樊谦澄……所有的所有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

第二章

没人能明白每天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在眼前走过，而自己除了看着就只能看着，这种感觉就像拿着刀想割脉自杀，割了几百次都没割到脉搏一样，疼着，死不了。

“若熙，今天你男朋友又来接你吗？”林逸逸举着小脑袋，一脸期盼。

“不知道。”颜若熙不想对林逸逸解释什么，林逸逸说，没有男人没事坐半小时的公车跑来接一个女人的。可是陆裴每次的到来都会给带些点心给林逸逸，一个草莓派又或者一小块水果蛋糕等，那丫头就会美得屁颠屁颠地喊着陆哥哥前陆哥哥后的，陆裴则笑得见牙不见眼，颜若熙话没说出口，有这样的男朋友吗？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来接她还是另有所图。

“呀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”林逸逸指着大厅门，两只眼睛立刻冒灵光。

颜若熙抬眼，听到林逸逸这样期盼的声音，她就知道这丫头馋了。

陆裴缓缓走到她们面前，将手上的糕点盒放在台上：“下班了没？”

颜若熙点点头，将台面的东西收好。

在旁边的林逸逸则一双眼睛盯着糕点盒看：“今天会是什么呢？”

“蓝莓蛋糕，我新研制的口味，特意带来让你尝尝的。”陆裴大方地说，将盒子推到林逸逸面前。

林逸逸笑得合不拢嘴：“谢谢哦，今晚又有夜宵了，真好。”

“小馋猫，你就不怕胖。”颜若熙拎起包包，绕过前台走到陆裴身旁，“咱们走吧，林逸逸有蛋糕就够了。”

“走吧走吧，趁早赶紧约会去啊，今天周末，别浪费时间。”林逸逸笑着冲她们摆摆手，另一边手则捧着陆裴送来的蓝莓蛋糕，就差没擦口水了。

颜若熙没好气地笑笑，转脸刚想对林逸逸说些什么，却看见樊谦澄出现在不远处，身子不自觉地一僵，看着他走近，她的笑容渐渐收起。

林逸逸见到颜若熙的反应，立刻转脸，看见来者是樊谦澄，笑得像朵花：“樊总再见，周末愉快。”

颜若熙转过脸，正好樊谦澄也走到她身旁，她不得已也学着林逸逸说：“樊总再见。”她说得很生硬，话语在喉咙处似乎是要被噎住，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说出来的。

樊谦澄无意停留，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陆裴，脸上一抹冷峻，嘴角扯了扯，从他们身边走过。

看着樊谦澄走远的背影，林逸逸撇着嘴：“樊总今天怎么了？以前他不会这样的啊，至少也会看我一眼，唉……一定是工作太多，忙坏了。”

颜若熙愣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微微出神，他走路的样子没有变，他的背影没有变，他喜欢单手插兜的习惯也没有变，就是他的脸上再看不到从前那抹温柔。

“若熙，若熙……咱们回去吧。”她失魂地跟着陆裴走出大厅。陆裴已经习惯她这个样子，也不去打扰她，在她身旁护着，尽量不让别人挤到她。



在陆裴眼里，颜若熙就像他死去的妹妹一样，他妹妹命苦，没想到颜若熙的命一样这么苦，他知道这么多年她都放不下那段感情，她那么执著要回F市就是因为放不开，可惜她太不幸，那样平实幸福的一家人，那样温馨和睦的家庭，原本那么幸福的她，一下子坠到谷底，几乎是一夜间，所有的幸福化成了泡沫，要是换成了其他人，又会变成什么样？

公车里熙熙攘攘的，车子一下刹车一下加速，弄得车子里的人东倒西歪的，陆裴怕颜若熙站不稳，伸手护住她的肩头，她没什么反应，整个人也不知在想什么，陆裴微微喘口气，她的心病，或许只有樊谦澄才能治好。

街角的一旁，一辆黑色的车子停在旁边，车子里的樊谦澄看着陆裴拉住颜若熙下了车，又拉着她走向老居民楼，他点燃了一根烟，缓缓地吸了一口，看见老居民楼的四层亮了灯，他皱眉，香烟的烟雾渐渐蔓延，熏花了他的视线，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他不悦地将烟掐灭，按下车窗，傍晚徐徐的凉风从车窗外拂面吹来，他只觉冷。

樊谦澄抿住唇，他在这里一直等她，等了这么久，她回来了，却还是不来找他，他继续等，一天，一星期，一个月，一年，他的耐性几乎耗尽，可结果，她还是没来找他。

不就是在花园酒店工作吗？她不来找，他就主动去找她。那他就去找她，看她会不会吃惊，看她会有什么反应？

结果呢？她就那样僵硬地说一句：“欢迎光临花园酒店。”

这就是他等待的结果。

他不甘心，他甚至动用了关系绕着弯地将她送进华坤，可又得到什么结果？他除了上班的早上可以见见她冷冷面容，他还等到了什么？

他就在她楼上的顶层上班，其实她只要按按电梯就可以去找他，可她没有。她依然每天安安分分地工作，淡然地看着他从眼前走过，他甚至看不见她眼内有半丝异样的情愫。从前，那个笑着对他赖皮，扯着他

的衣服，一遍一遍撒娇地叫着“谦澄，谦澄……”的那个她已经不属于他了吗？这就是他等来的答案？生疏的一句“樊总”，似乎不曾存在的过去，苦等的四年，努力的思念，这就是他等来的结局？他皱紧眉，怨恨地看着那间亮灯的屋子，那屋子里，住着他苦苦想念了四年的女人，还有一个男人。

颜若熙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？

他握紧拳，发动引擎，狠踩一脚油门，不愿多留半秒。

“那个就是樊总的未婚妻，是不是很漂亮啊……”林逸逸轻声说。接待的工作并太累，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必须穿那身讨厌的大红色旗袍，颜若熙的日子过的是悠然自得，她不是那种能做强人的女人，她也不会去想什么飞黄腾达，三餐一宿可以安稳便好，今时今日，她已经不会奢求什么了。

坐在一层的前台，颜若熙稍稍有点出神，如果说她不在意，那一定是假的，如果不在意，她为什么看到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会失神？

颜若熙见过，在花园酒店门前，那一抹浅蓝的影子还深深地印在她的脑中，娇柔美丽，自信大方，这样的女人，是人中之凤，出色得让人妒忌。

“她叫杜芷茵，在她旁边的是她哥，叫杜芷健，真是惹眼，兄妹俩都那么出色……”

杜芷茵和杜芷健缓步从前台旁边走过，一个娇柔妩媚，一个潇洒不羁。

颜若熙微垂着脸，恭敬地微笑着，林逸逸两眼发光，就差没流口水。

待他们两人走向电梯处，颜若熙立刻低下头，有那么一秒，她想过离开华坤离开F市。

“你是新来的？”听到有声音，颜若熙抬头，看见杜芷健不知何时站在眼前，一副公子哥儿的模样，懒散中带几分肆意的挑逗，一双桃花眼直直

